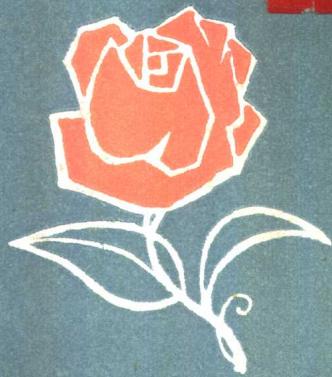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14卷 10-12

1923

Vol. XIV No. X

人獸報

第十號 卷四第



戈爾號

BB134/64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说月报 第十四卷10—12号

茅盾（原题沈雁冰）主编

初月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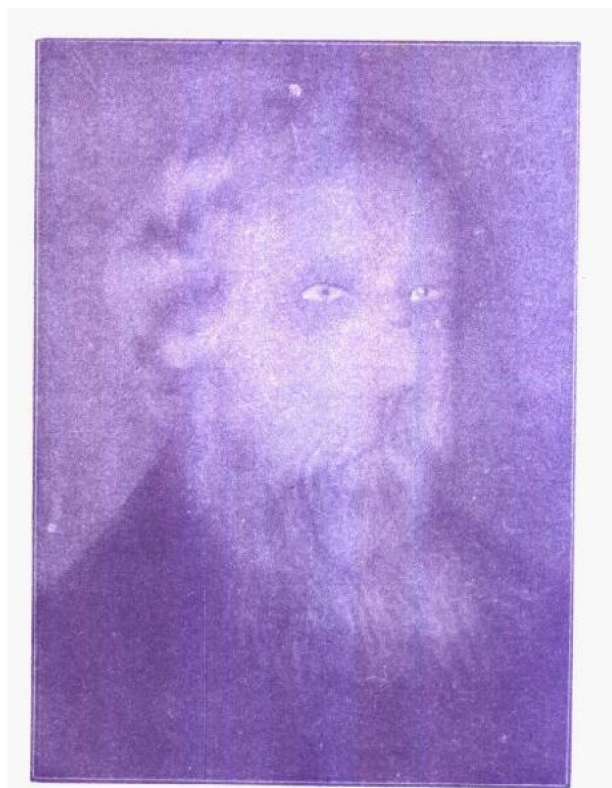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7月北京新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14(4)

定价：2.40元



爾戈太的時歲十五



王 斯 那 甘 拉 瓦 特 父 祖 的 爾 戈 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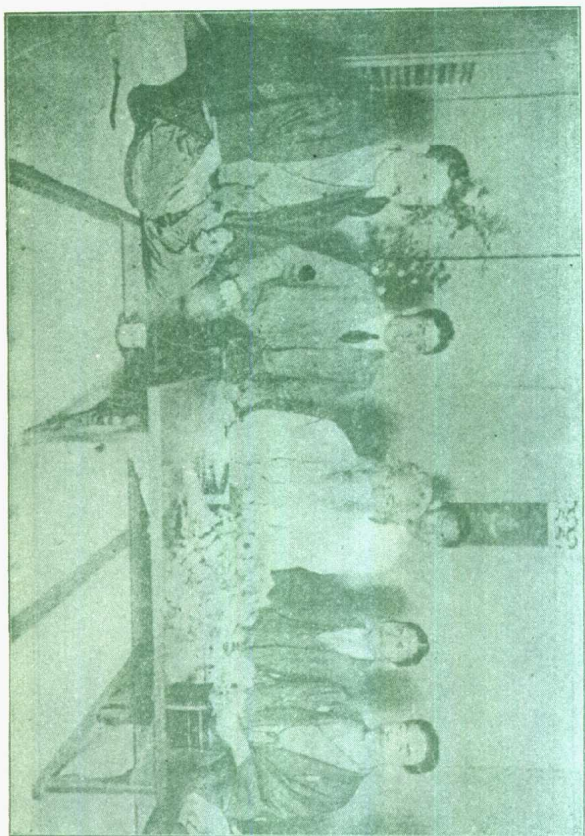


斯那拉特平特親父的爾戈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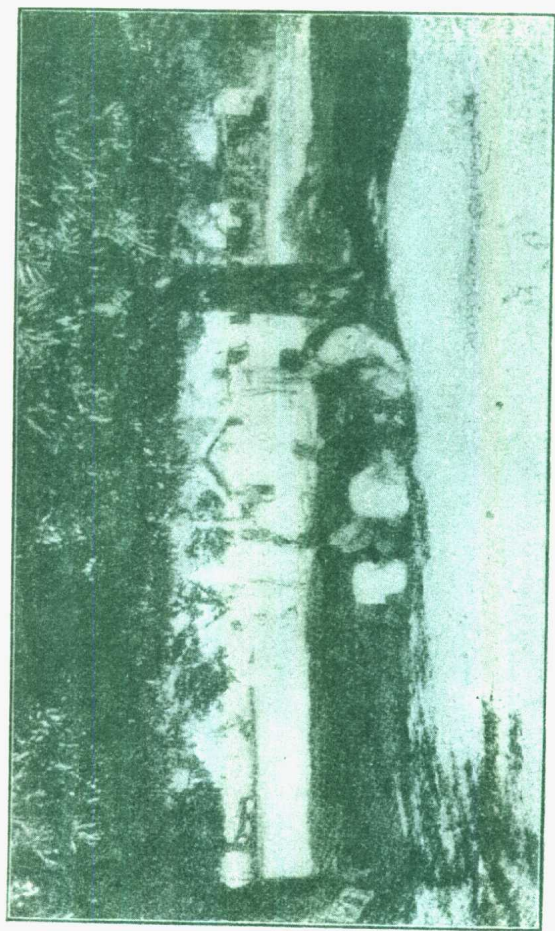


攝所裏家(W. V. Moodo)人夫特莫谷家詩國美在總兒及子兒的他爾爾戈太

附 戈 太 的 時 本 日 刊



大 戈 爾 的 和 平 之 院



卷 頭 語

「如果沒有人響應你的呼聲，那末獨自的，獨自的走去罷；如果大家都害怕着，沒有人願意和你說話，那末，你這不幸者呀！且對你自己去訴說你自己的憂愁罷；如果你在荒野中旅行着，大家都蹂躪你，反對你，不要去理會他們，你儘管踏在荊棘上，以你自己的血來浴你的足，自己走着去。如果在風雨之夜，你仍舊不能找到一個人爲你執燈，而他們仍舊全都閉了門不容你，請不要死心，顛沛艱苦的愛國者呀，你且從你的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電的火把，他點亮了，然後，跟隨着那光明，跟隨着那光明。」

小說月報 第十四卷 第十號 太戈爾號(下)目錄

卷頭語

記

表

(一) 太戈爾及其著作

西方的國家主義

陳建民譯

太戈爾傳 (續)

鄭振鐸

太戈爾來華的確期

徐志摩

「愛者之貽」選譯

鄭振鐸

太戈爾的家乘

得一

「園丁集」選譯

鄭振鐸

歐行通信

仲雲譯

音樂家的太戈爾

樊仲雲

世紀末日

鄭振鐸譯

犧牲 (劇本)

高滋譯

「採果集」選譯

趙景深

(二) 創作

校長

葉紹鈞



哭與笑

懷懂

一個月的前後

海濱故人

經與文的隔絕（讀書雜記）

詩

血泊裏的心

永久的贈品

微風

散步之影

(三) 其他

跋灰色馬

太陽與月亮

嚙語

紫爾道布哈諾夫和涅道蒲司金

小說創作與作者

讀後感

陳 著

孫夢雷

嚴既澄

盧隱女士

顧 剛

黃運初

徐 雉

譚正璧

李宗武

俞平伯

英國曼殊斐兒著 西澄譯

俞平伯

俄國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孫俚工



海外文壇消息

- | | |
|---------------|-----|
| 朱自清君的『笑的歷史』 | 翦 銳 |
| 朱自清君的『笑的歷史』 | 如 苗 |
| 趙景深君的『紅腫的手』 | 翰 芩 |
| 顧仲起君的『最後的一封信』 | 阜 邑 |
| 徐玉諾君的『到何處去』 | 何 植 |
| 徐玉諾君的『到何處去』 | 三 |
| 玉微女士的『失去的小羊』 | L P |
| 葉紹鈞君的『歸宿』 | 洪 振 |
| | 周 |
| | 沈 歷 |
| | 冰 |

沈 歷 冰

(一八二)西班牙近訊

(一八四)巴必尼的野蠻人的字典

(一八六)兩本英國書

妬花歌的譯文(讀書雜誌)

國內文壇消息

文學第八十一期至九十四期要目

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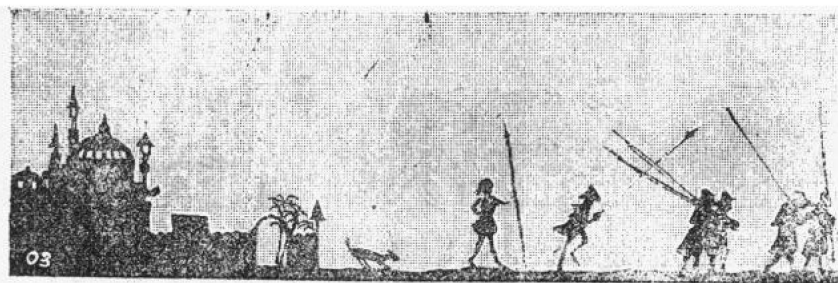
最後一頁

插圖

五十歲時的太戈爾
太戈爾的祖父
太戈爾的父親

太戈爾和他的兒媳
到日本時的太戈爾
太戈爾的和平之院

翦 銳
如 苗
翰 芩
阜 邑
何 植
三
L P
洪 振
周
沈 歷
冰



西方的國家主義

太戈爾 著

人類歷史是依照牠所遭遇的困難形成的。這種困難給了我們許多問題，並且要求我們去解決牠們；若使我們不能解決，那麼所受的刑罰，不是死亡，就是墮落。

這種困難在地球上各民族間各有不同，我們的差別就在於我們戰勝困難的方法。

亞洲古史中塞斯安族要和天然富源的缺少奮鬥。他們想得到的最容易的解決方法就是把全部人民男女兒童分作許多隊的劫賊，凡從事社會合作的建設事業的人都抵抗不住他們。

但就人類而論，最容易的方法并不是最真實的方法。若是人性并不這樣複雜，並且和一隊兇狠一樣地簡單，那麼到了現在，那成羣結隊的劫賊便要蹂躪全球了；人類遇了困難的時候，要承認他是人，他對於人性的高等能力要負種種責任，忽略了這種種責任，他或者也會得到暫時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恐怕要變作他的死閉了，這是因為下等動物認為障礙的事就是人類高等生活的機會。

陳建民譯

印度自有史以來也有她的問題——人種問題，本國內人種學上不同的許多種族彼此都有很密切的接觸，這種事實會是——現在仍是——印度史上一種重要的事實。我們的使命是大膽地去當牠，並且依最真實的方法去對付牠，以證明我們的人性。我們沒有完成這使命以前，所有別的利益都是享不到的。

世界上還有別種民族要戰勝他們環境中的障礙和強鄰的威脅。他們繼續組織他們的能力，不特要等到他們能夠免受天然和鄰居的暴虐，並且要等到他們手中有了一餘力，可用以反對別人。但印度所遭遇的困難是內部的，我們的歷史是繼續的社會調整的歷史，不是組織能力以備攻守的歷史。

大同主義的無色彩的空泛和國家崇拜的兇惡的自我崇拜都不是人類歷史的鵠的，印度一方面想從社會上矯正差別，他方面想從精神上承認統一，去成就她的事業，她從前把各族間的界線分得太嚴，並且在她的分類中保

留了賤劣的結果，實在已經鑄了大錯；她常常因為要使兒童適應她的社會狀況的緣故，壞了他們的心靈，限制了他們的生活；但這幾世紀以來也曾有過新試驗，實行了種種新調節。

她的使命好像一位女主人要預備適當的房屋去容納習慣和需要各不相同的許多客人。這樣一來，許多複雜的事情通過發生，要想解決牠們，不但要靠靈敏的手腕，并且要靠同情心和人類和合的真實的實現。自從優波尼沙士（Upanishads）印度最古的哲學書）初期直到現在，許多精神偉大的教師都爲了這種實現，大活動而特活動。他們一種的目的是要藉我們對於上帝的意識的充溢把人類一切的差別完全取消。實實在在地說，我們的歷史不是國家興亡和政治上優勝劣敗的歷史。我們都瞧不起今日種種的記載，并且想把牠們忘掉，因為牠們決不能夠代表本國人民真正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社會生活和精神的理想的實現的歷史。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的事業還沒有完成，世界上的洪水已經泛溢到我們國體來，種種新原素也一一到了本國，我們要去好好地調節一下。

我們格外覺得這種事實，因為西方的文明和先例完

全和我們認為印度應該建設的事業相反。西方商業上和政治上的國家的機器產生了一輩一輩備受壓迫的人，他們各有用途，各有高昂的市價；但是他們都被了鐵籠縛住，用科學的注意和準確註了名字，分隔起來。原來上帝造人是要他仁愛的；但這近世產物有這樣神奇齊整的做工，竟然爲難了造物主不能夠認識牠是一種精神物和本他聖像造出來的創造物。

但是我不過逆料罷了。我所要說的是：無論你怎樣看，她，印度最少有五千年的歷史，勉遇和平的生活，思慮遠，沒有政治，不是國家，她唯一的野心在認知這世界爲靈魂世界，時時刻刻在和善的崇拜精神裏生活，在我們和這精神崇拜有一種永久的和個人的關係的感覺裏生活。西方國家就是突現在這態度溫良智識陳舊的遠方人類面前。印度對於她古史中所有的一切戰爭陰謀和詐欺，向來是袖手旁觀，因為她的家庭，她的田園，她的寺廟，她的學堂，她的鄉村自治——凡此種種都實實在在地附屬於她。但是她的王位和她沒有關係，牠們好像天上的浮雲，忽然幻作紫色，忽然變作黑色，是她所不經意的。

但到了這個時候，情形又有不同了。這不是她生活表，面上一種純粹的漂流物——馬隊和步兵，裝飾華麗的象，

白色的帳幕和華蓋，一隊一隊負荷王家財寶的駱駝，鑼鼓隊和笛隊，清真寺裏頭的大理石墳墓，王宮和墳墓，的漂流物，這不是叛逆和忠順，運命的變更，或運命的活現的驚嚇的故事。這個時候是西方國家把牠機器裏頭的觸絲深深地釘入我們土地裏。

所以我對你們說：惟獨我們可以充作證人，去證明我們的國家對於人類到底怎樣。我們已經曉得成羣結隊的莫格黑爾人和阿富汗人會侵入印度，但我們認他們做人類，各有他們的宗教和習俗，嗜好和厭惡——我們從不認他們做國家。我們應了時勢的要求，親愛他們或嫌惡他們。操他們的方言或我們的方言和他們說話，並且引導了我們可以在裏頭積極參與的帝國的運命。但這時候，我們所要對付的不是人類，是國家——我們自身本來不是一個國家。

現在請根據我們的經驗解答下面的問題：這國家是什麼？

一個國家，解作一種民族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的時，就是全部人民爲了機械的目的而組織時所取的那種態度。這種社會沒有外來的目的，牠自身就是一種目的。牠就是社交動物的人類的自然的自我表現。牠就是人類

關係間一種自然的矯正，使人類得彼此共同發展生活上的理想。牠是爲自衛起見，牠也有政治的方面，但這是爲特種目的的。牠僅屬於權力方面，不屬於人類理想的方面。并且古的時候牠在社會上有牠的分離的地位，這地位僅僅限於專門家。但當得了科學的幫助而組織又臻完善的時候，這權力使開始伸張，并且帶來了許多財富，不久牠就很神速地越過牠的境界。因爲在那個時候，牠把貪得物質幸福的念頭，相互妒忌的心理，和恐怕別國變爲強盛的感情，去刺激牠的鄰國。最後到了一個現期，牠再也不能停止。因爲競爭越激烈，組織越神速，自私自利的心也佔了優勢。把人們的貪心和恐懼當作商品，去做買賣，牠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也就日廣，并且最後變爲社會的統治力。

你們受了習俗的支配，也許不覺得社會上生活關係已經破裂并且都把地位讓給機械的組織了。但是你到處都可以看出牠的痕跡。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男女間彼此宣戰，因爲自然的線前此把他們牢牢地繫住現在已經漸漸折斷了；因爲人們都趨於職業主義，爲自己和別人的緣故，產生財富，爲自己和一般官員的緣故轉動權力的輪，任憑婦女去凋謝，去枯死，或去獨立作戰。所以通力合作最爲自然的地方竟被競爭侵入了。男女們對於他們相互間關係

的心理正在變化，並且變作古代戰爭分子的心理，不是人類想藉協和一致去完成人性的心理，因為已經失了真實的生存關係的分子便也失了生存的意義，譬如氣體的纖維鑽進一處極狹窄的空間，牠們彼此互相衝突，一直等到牠們的組織爆裂，纔肯停止。

次再觀察那般自號無政府主義的人們，這般人不顧有任何一種權力加在他們身上，他們惟一的理由是因為權力已經變為太抽象了——牠是國家政治試驗室裏頭把個人的人性分解後製出來的一種科學的產物。

又經濟界裏頭的罷工，好像荒地上多刺的灌木，割去以後，重新發生，到底有什麼意義？難道不是因為生產財富的機器不停絕地膨脹擴張，和社會上別的需要失了比例，而人類全部的真實被牠的重量壓碎了嗎？這樣情勢免不得要使喪失了人類理想的完全和完美的民族彼此間發生了永久戰爭，於是乎勞資間也發生了永久不停的經濟戰爭，因為貪利和貪權的心是沒有止境的，而自利心的調和決不能夠得到和解的最後精神，他們一定要繼續產生妒忌和懷疑到最後一個時期——這個時期要藉某種突起的禍患或精神上的再生纔會實現。

當這種政治和商業的組織——牠的別名就是國家

——犧牲了高等社會生活的協和而極強盛時，牠實在是人類不幸的日子，當父親變為賭徒，不甚注意他對於他的家庭所負的種種責任的時候，他實在不是人，是受貪心支配的一種自動機，那個時候他會做出他心裏狀態平常時所不肯做的事，社會也是這樣，當牠任人把牠變作完善的權力機關時，那麼牠所不能犯的罪惡也就很少了，這是因為成功是機械的目的，而良善是人類的目的，當這機關開始漲大凡是機械師的人都作為各部機器時，個人忽然幻滅，隨便什麼事物都變做一種政策上的改革，由機器裏頭人的部分去實行，再沒有憐憫和道德的責任的感覺了，也許人類的道德性會藉這種機關表示出來，但全部的繩索和滑車喊叫起來，人心的力在人的自動機裏頭大起糾紛，道德的目的只是很困難地把自身變作某種很不完滿的結果。

這種抽象物——國家——正在統治印度，我們在國內常見到某種罐頭食品的廣告，說是人手製成包成的，這種敘述可以應用於印度的統治，因為統治印度也是不用人手，總督不必懂我們的方言，不必和人民發生了個人的接觸，他們站在遠方，裝出很輕蔑的樣子，能夠鼓勵我們的意氣，也能夠阻遏我們的志氣，他們會引我們到某條政策